四書輯釋

論語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荅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有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通攷 程復心曰 復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愚按四非四勿先儒謂是懲忿窒慾工夫道未至於其人不無待於禁止 克勝也 語錄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

欲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己謂身之私欲也

語錄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能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礼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体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

復反也

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胡氏曰節謂制度品級文謂儀章脉理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礼有專言者有偏言者其敬辭讓編言之礼也復礼為仁專言之礼也克己復礼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礼仁在其中矣○語錄所以喚做礼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礼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礼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克己是入做工夫復礼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礼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礼工夫也○礼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礼克得那二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礼來○克己便要復礼但克己而不復礼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雖流

許即是克得未嘗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除人欲也須與亡諸界限將那去能復禮時都把做人欲斷定○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亦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通曰集註始言仁若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恢復其本然者爾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甚速以一日言之至大以天下言○語錄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見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循問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於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此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歸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同意○蔡氏模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禀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着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

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聲用矣

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克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須臾於此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

朱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語錄今日克復是子
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肯我多大工夫欲日日
用工○為仁由己道都是自用著力欲此人不著到私欲及
後便靜然是天地生物之心○縱氏行一日之語見於論語
若二一日閑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曰克己復禮
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加之克者幾而獲勝之矣復者
失而復述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
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
者求向所用力非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
言勉消力之脩日也欲我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己矣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
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
下歸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二皆仁將欲兩與日惟其事事皆仁所
以天下歸仁○於這事欲得恁他於稱寧亦做得恁此所以
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這欲得不見必禮人看破了○問一
日之間知向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
不答其為事事皆仁雖不是一人亦不害則為天下歸仁也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還可說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皆
之偏是勝勝氣集注克己說人欲大曾成氣質後復引謝氏
說以見之○語錄問此把是病質之性吾曰然熟亦細說妨
凡氣質之偏要須從偏克去消氏恁人只克得來話小小不
好如氣質而忘其辨故云然○人長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

不同如氣質剛柔人。則以剛處多而柔處少必以大之人。剛柔底
人則見柔處多而私意事以失之太柔者須先就剛處勉去人欲。柔然後就
鄙踏勝未以盡是私意亦有失之率者問仁用云為無邪心先後
不合正理乃安也亦須克去是○問顏子問仁用云為無邪心先後
日有克己工夫方恰是成得○對曰論語說克己復禮
問○論語說克己復禮克己之工夫己先以未為是成獲得人四物代顏子問禮只是事公字說天下歸仁之日
私不只呂氏克己銘以己對物不是人不物言是非對則天下不知
大莫不如此問克己之日全不天下皆喜其說此只是
未是如此問顏淵四勿之日全不干其說此只是
自脩之事未說到得克己之日頁是甚思之○初無名驕伐
我羞賊只說得克己處
一邊卻不到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二者之間
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請克己復禮之
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
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
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說文謂勿字似旗腳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

礼來使禁止之使克去○或問非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爲者皆
亂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礼也其非礼則勿以止爲則是克己
之私而非礼矣勿者其用力而自外入者也勿內外交進於
內仁非礼矣勿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之則而外動己
爲而之勿尽礼所用力其特在人不勿克間則己交
是昆分則爲矣自是而流爲人欲是而謹念所爲聖
自叩而則令則在毫忽問不享可不字其則擇哉
○一節章緊要勿字故集之聚者此一所蓋心忿一
身之主中爲三作上身註耳目体惟心師令酒大將
之旗一則三之進退惟耳目也○先以曰非礼者
已之私礼者天理非礼勿視聽言動是則○所以克己
視聽言動皆合礼所以復礼能勿是則日用問克己書命
理之流行事如事事至上下事事是用力
仁在其中矣事事其至下事事字字是處
云惟事二乃其有備無患二○史誥曹參等之傳
大夫己下事及實客有備不事二○史誥曹參之
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
不疑也
子曰語錄問顏子有非礼非勝之故直以四勿工夫
語克己日心術上一點有過便覺問此四得
勿己所紅上夫子平日多之論答顏則之日於
是正是不爲之以顏日予所見謂已私只此○程子曰顏淵
繳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語錄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 / 者皆由中出之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

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業 / 流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

制却 / 在內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進進步幾 / 長之意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

迹操平声之有要視為之則陳氏曰心虛灵知覺非物總爲即 / 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挺處○胡氏

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 / 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監五行精華之所

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流心 / 之竅灵于寥乃化欲加檢以先以視爲準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語錄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乃是操心之準則此 / 兩句未是不外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礼而視○陳氏

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遷謂天理 / 之諸也物欲之蔽交於前則心體遂之而遷矣制之於外

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 / 以得挑語內而天理爭矣○

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聲非 / 理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

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 / 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

比○蔡氏曰格而充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其聽箴曰人有秉
則敬淨盡表裏一實自然所容其力矣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於說出○可有要視之之心與之不先語録視四者
一乎天性說與看視見之同聽心特非說視禮而箴之切所以
逆於○心說有問視之之聽說特非礼聞声同言錄
其了乎之得之可有問視殷何之以所礼不聽声何入耳説遇不同
就說道性祧心云開誘之以所得縣語上何入耳說遇不了曰互
手性天說有視誘物之以所得理上何人以特之自秉性日本
以引上性出了○天性表裏
氣性慾上無節○物本至自則在開
忘之一○感○於物必有處則有
彼我云言之一惑物致內感知於
將言我之防存善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以云存之○間引其所覺云以
邪不在防絕閑其所覺云以
前之不在防絕閑去其所
兩之防不正之
日之明不正之絕閑是其所
內者可知在止之
定乃者可知故声只其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靜專故輔傳氏曰○蔡氏曰氣不躁妄則內靜專
閑要矢引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之○閑氏曰所
處要之○曰有引是樞機
矢是樞機興戎出好声去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之閑氏曰所

緊在樞機之張弛所繫在接人心之動有善惡因言以宣之
而後見於外是於人之樞機也○書曰于口出好興戎
傳曰好詩出戎安化言
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
反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語錄十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要須是不謹方始
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
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
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說許多病
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說自上謹言傷易則誕至
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說得而出中○陳氏曰易者輕
快之謂誕則傷於易說若張說之說得而陽術中之陳氏曰易則者多
數之謂妄則傷於煩
中之失也○蔡氏曰易
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易
○通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縱不
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
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下平聲同誠之於
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爲上做
況見得人只是於思慮間便見得順理便安做
微於思慮之著者大抵見得是順理則從欲
於好惡不是可動不之守看這箇文字須得動之精粹
學者答曰安順理則從欲惟危同都是道理
○陳氏曰然上文二者之動必從微而顯不危同然循理

無愧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造七到反次克念戰兢自持陳氏曰臨忽遽急迫

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恐懼亦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illegible]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翻言習於善亦與性成者

[illegible]性字論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也[illegible]乃以天[illegible]之性言此充齊氏曰聖性之謂哲人[illegible]

習之也謂志士[illegible]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illegible]

或[illegible]之內萌於[illegible]視聽[illegible]出[illegible]仁之[illegible]

言然中節無一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

不動[illegible]以視中節勿勿[illegible]心則不貴動之[illegible]謂動[illegible]兼見[illegible]非言非禮勿視手[illegible]

以以存[illegible]養以[illegible]為[illegible]聽[illegible]入而倒之也[illegible]內外也以安其內心亦而閉禮非[illegible]存禮[illegible]言[illegible]

勿外言者勿不動能謹入獨能以禁制防於內出視聽則[illegible]心之仁全體[illegible]然而之[illegible]

之思非守禮之難於其機之而語在可內見所以於內者不能自已雖警省於言動

則則此仁之大劃然中節發用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

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

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輔氏曰非顔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夫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顔子之剛毅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爲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顔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横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礼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礼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顔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顔淵問仁

- 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 — 其效甚速而至大
- 爲仁由己而不由人 — 其機在我而無難
- 非禮勿視聽言動而請事 — 拳拳服膺而弗失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民二句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句物即人也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公理流行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以上章天下歸仁克己復禮之效是

言之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此驗我然之能以主敬恕行若內恕之效尚有言之

內物有未可己此無之亦能敬恕若內之效有之若考下也不能則

然恕又理至言語之謂自說○恕彼行內外驗之然

貢何○聖人說此我之勿於門須人主然後聖上能行

下用兼設說所不謹自家身人恕無實於戰此我大說則

外此則備曰是如謂之勿家恕然賓處得問此人說又

如顧客日用沢無自門實之己人主處見可此主意則

得如字○問之說此則我之人尚有於是加之伊人不

云人其有兼心說如是之人何以所不於始見日所入

其也其不兼間忠分問所己之所後是而下見加問

咎有矣有然其恕分說己人恕處後是何敬不及能子

當問見念邪只心為人言心為己人又因須能此強後息

之亦問何如二間心只待自己○度之能得其為不

怨之從容所此則說字得然之其所恕其王之之宰

者之仁其之可知其使其之其矣用其其其之其敬

仁之私之說其矣恕對之有遺可事無人自好度王理

則全意心德可人又如有我以可以人自則好恕

以之無之德徵其立有無則以

巳人是以恕敬其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

持己人是以恕敬其心入心出去恕以[illegible]○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嚴毅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以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己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前時敬也有諸中而後見形甸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觀其動皆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饒氏曰心廣體胖居處中禮特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睹而己所獨知若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又曰平時則是敬說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許說則只是動時業益出門使民是与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尽其推己及人之恕矣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顧世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語錄乾道奮發而有

爲坤道靜重而持守蓋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藝○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体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法克己復禮然做若把這箇養來養去形私意自見着不得○永嘉陳氏曰顏子工夫察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微爲說仲弓工夫着力淘去泥沙方見清泉故發此此顏最難認須細玩聖賢氣象與射得○焉氏曰左傳云仲尼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效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效而緩

仲弓問仁。

- 出門如見大賓
- 使民如承大祭
  - 此以敬言
- 己所勿欲勿施於人
  - 此以恕言
  - ○仁之道自備
- 在邦在家無怨
  - 此以効驗言
  - 可仁之效可考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式亮反魋徒回反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易去聲下同蓋其德之一端也語錄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訒是持守得那心定發言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所以服要先體驗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此心集也自不知得○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潛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文集言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illegible]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

閉之而不出也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訒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將以心存言之則

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語錄仁者心仲附見這事來度加要放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甚仁之人心常加臨難相似都不見這事舉大求人事便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或問為之難者不之難容那門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以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為去聲

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音御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語錄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譬之究竟只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一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能窮處說○胡氏曰緣牛之病又不於雖非私甚精義而不以訒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竟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誠

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自
訒與出入然後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仁○

以言之訒言 — 有所忍而不易發

以為之難言 — 有所存而不苟動

○皆心德之自然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馬氏曰內憂其疚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反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有憂懼求○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疚則心廣體胖

亦何憂懼之有。輔氏曰牛之再問蓋曰劣然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發之蘊使吾心少有疚則不能不憂懼憂懼氣象索然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樂意同。饒氏曰無踈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

司馬牛問君子

以其所當然論 — 所爲無愧 — 自不憂不懼

以其所以然觀 — 內省不疚 — 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遂奔齊。或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

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貞實一而已○輔氏曰順謂不逆受謂不拒非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去声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中反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必乎人矣○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恕伏為難閒斯則失矣恭易能有礼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從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礼矣○先師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以禮節則當反具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礼之本此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病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声明礼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

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語錄子夏當初只要開寬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胡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同是親若推其學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寬然畢竟他人之兄弟打情安能又得乞〻兄弟意雖賢大語實有竟須則說無則好凡聞底便活分避諸不動○輔氏曰觀來例事則門之失乃後於商之身而不自然抱○究游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為夏憂之情發不中節而過討則則一日○逗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又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全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兄弟
- 以司馬牛之言觀 —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此以其不能保躬故以其兄弟為憂
- 以子夏之言觀 — 四海皆兄弟何患無 此欲其修身故以皆兄弟而寬其憂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遠讒

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子廉反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去声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牀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語錄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illegible]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矣指可謂遠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

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蘇氏曰：譖愬之言，嘗行於偏暗而臨迫者，蓋一有所閒而忿心感之也。明月遠者，遠以察之，則不疾遲而得其情矣。○饒氏曰：浸潤若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覺竟，急則不欲詳，一要竟，一要詳，竟與詳從兩采。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以者將愬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易疑主譖，易信主愬。○輔氏曰：子張爲人，務高於事，必忽略而欠須審，故因問明，就辛一事詳告之。○鄭舜辛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疾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辭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子張問明

以譖愬言

所毀浸漬而不驟

所告急迫而切身

其說無有不行

以明且遠言

不因浸漬而深信

不因急迫而暴發

其說自然不行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饒

之矣。以教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嘗入及。所以朱子力
推本而以教於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
也。只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與信斯信
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声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語錄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相立。則當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據而臣棄其君，弃則以矣。不若死之為安。文集安字發有宋。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燭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從容有餘者不能如此答之也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

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

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可棄也

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因徹二

項事說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萌皿里遍賦

斂使民有常產而不矢其得則倉廩矣而足食矣比什伍得

為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或備備而足兵矣有足二者則民

以信事上而無斯未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兵之可去向

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怨其上然其長好子弟備父兄子足

得頭自可制梅以從學利矣從不得門而去則氏或可無也

食之可去向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堅言之則信為重

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先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

無以立乎天也問足以以有以食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

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養民俗者可得而

言矣○齊氏曰古者藏兵於備以非不足也三乎耕有一年

之猶九年耕有三年之精食兵不是也孔子謂足食足以皆

亦後世屆強之術教曰者并因之為開人常以其則客三乃

孔十乃四于夫養七十五乃客夫以無事而耕者言率以然

防數以備有事者言必然事則兵緣於司兵有率則錄於[illegible]

馬也大率是以五夫後一而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

信其有養有勤使報勇且知方而其可以敵王亦備也說[illegible]

無反慈也敵已為儀則守出在傳雖曰三者其矣只足一[illegible]

天下未有食足而以不足食兵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等

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而所其也子

頁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而守於民則難死而之死而亦然不

忍以飢然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其言其不可以無忍之文義哉
始之素爾○黃氏曰夫子初荅為政之先後也再問貢告淺
堅之輕重也所謂民信之矣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習至
是而後為施也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饒
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忍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兵
然雖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也為政常之法如何可使兵弃
食不足二者具全事之常二者可去是事之變蓋兵食外
物容有特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通曰集
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
失信未聞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子貢問政。

以人情言

足食 足兵 民信

此見政有先後

以序言之民食為先

以民德言

去食 去兵 民信

此見理有輕重

以理言之民信為重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 疏孫本質是子之意 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馮氏曰鄙折謂一言而折駟馬弗追舌一言而急駟馬弗及又言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illegible] 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鞹其郭反

鞹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謝氏曰有質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有

鞹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之毛 [illegible] 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尽去其毛則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貴其文獨存其質則小人之鞹 [illegible] 貴張君子小人之鞹不可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饒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文質之辨

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

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其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爲國章註下○語錄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私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通論】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

其一。今又履畝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斂，去聲，下同。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節用以制。有司發民之富，即君之富也。後民用制尺取而不足，民竭其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徵傳無期，仁言之利哉。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揚子法言，本出孟子白圭章。不可改也。後世不

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饒氏
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平声知恭儉之當務而不爲逆乎或
哀公之不足眯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問
也雖檄而何禮於哀公之不足耶然徹法行則自一夫百家
等而工之士大夫御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御辟之制皆畝
以文第而宰不惟野人之井地哉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可
鄭斂宰日民之財則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折○
朔以民所與被新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賢其出
日以力以共公上若必愚何悲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遂散生
菜荒無已河所取以足用乎○愚民日若者什取一以給田
上而征役坑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公
世盡取而臣之公上孤民雖不足而君亦未當得足哀公後
二年十三年旨有森連年用貞於邪又有齊堅此所以年十
而用不足出有若乃告之以徹迷流生之宿說而卅矣之歲
為廷陽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與以賦大皆之頁甲以
劉信於古李孫以與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大子日井制公已
則在魯之稅畝已加信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引加從之
以若對日盡徹乎是知有若之謂開於夫子名有孫○○故
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共欲徹反本之諸也以補
旁而謝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園不名有一日之說以私
而觀於長久則一曰之改道重後日之[illegible]而反本之論以理
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求諸未不至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止之今一經
耳○能民日按論話有若之言凡四許之言[illegible]一乙禮一律
信義皆為享之大本一言徹法亦客說[illegible]人[illegible]往川其矣言

國用

以徹言什取其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 [illegible]加賦

以二言什取其二—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徒欲加賦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illegible]辨惑何以有是問也曰胡氏曰以為或古有是言或[illegible]有[illegible]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君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illegible]主忠信[illegible]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illegible]則其徙義也[illegible]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錄曰新內外本末[illegible]○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上培其基日至於高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入是便徙不足是便遷是以愈遷愈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 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或問[illegible]

愛惡之私而以欲之死生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宜又不能自求而一生二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從之此則惑矣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張氏曰推此一嘗則乃欲之而致者皆惑也○輔氏曰辨惑尚不教之以辨之之方自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所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先師曰欲人生死是子張或有此愛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爲進德之也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尚難之有況欲人生死又或之易辨者哉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此說極是○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爲仁是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崇德辨惑

以誠善言　主忠信

以補過言　徙義　此所謂崇德

以蔽於私言　既欲生又欲死　非所以辨惑

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論語十二之十六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是以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本。

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声於國。[通考]左傳昭公二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殁。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不知其危。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濱。

如在山海不加費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也刖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六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景公又多內嬖音閉二音而不立太子

【通】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陽生景公子在萊若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通考】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彊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闞止俱為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弒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

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称為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或問景公若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辭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乱也○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尽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国自不能盡父之道發内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尽君父之道也○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照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亦可也○通曰覆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戒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景公問政。

以善政言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此為政之本

以昏政言 — 不君不臣不父不子 — 此亡国之道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反）也（問半言許未畢而人已信之由口陳氏曰折者析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造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偏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使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甸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於言語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此）

○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夫名）以句繹來奔（句繹音亦小邾地名）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

兵其城下可也然後不能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路
- 以片言折獄言 — 無有不信
- 以無宿諾言 — 所以取信

此見養之有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形甸反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張氏曰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先師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訟
- 以聽訟猶人言 — 治其末塞其流 — 非聽訟之聽
- 以使無訟言 — 正其本清其源 — 以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語錄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以由也如此事事化○先師曰不如居發之皆存諸心也其本以行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欺親並爲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欺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祭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數之謂誠表如是專不如是則非不服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楽子張之精也○親氏曰不曰不仁而日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惡絕人以不仁況子張乎性其少仁故務但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饒氏曰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之條臣若爲政之蔡曰子張恕巳熟講而如之矣○陳用之曰孔子於子張排無乾實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巳○焉氏曰子察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継也子張多誘少實易於始勸然怠故謂兩端而告之

子張問政

以居之無倦言 —— 存於心 —— 始終如一
以行之以忠言 —— 發於事 —— 表裏如一

此亦救子張之失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彼已見雍也篇舊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 通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奬勸以從之於將成之際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纂疏辛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護以止之○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推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推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己有是善而亦欲人之攙於善小人之所好存於惡故己有是惡而亦欲人之同其惡○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肖以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誕毀使不得成其善出

君子小人○
以君子言 — 成人之美 / 不成人之惡 — 所存厚所好善
以小人言 — 反是 — 所存薄所好惡
用心不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治體之事言○胡氏曰魯自中葉中世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佩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謂說前所爲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一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三章問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通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譏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嘗欲自○胡氏曰季氏竊柄盜用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俗作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甸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illegible]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蔣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肯取之嫡蓋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通曰盜生於欲康子盜之大者也夫子答其患盜之謂不直曰苟子之不欲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二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殺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皆將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

偃，仆音赴也。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一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注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意深切著明，最宜着眼玩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胡氏曰：民性本善，為仁者以善由之，未有不嚮於善者。○張氏曰：民所以未之從，乃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或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詰喫吉反之，將以發

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質直而所行合宜好義審於接物察言觀色而卑以自牧慮以下人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語錄質直好義便有樸實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隔實人欲隱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者此聖人說話都如此周遍詳密○質與直是一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是斷就事上發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底是一節後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功夫○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与不是。若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子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声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音佩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語錄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脩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止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上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若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若皆以合於仁揜點他行己處却不實只是殷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饒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

則名亦何害推無實而徒有聞譽則務於名之意日生而進修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謂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且實有不如此○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通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則是在外而不在內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声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聞達不同之別

- 以達言
  - 質直好義
  - 察言觀色
  - 慮以下人
  - 此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 以聞言
  - 色取仁行違
  - 居之不疑
  - 此不務實而專求名之事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叶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上聲）之（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去）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語錄此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子利害計些子便低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功利計較之心故以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底事便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口消閒天壁做將去德便自崇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語錄須識了外）

而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疏了○輔氏曰常情攝之則切自攬則縮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闊略而不暇細治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輔氏曰人本無惑而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樊遲麁亦作粗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止險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井反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先師曰自治其慝與自懲其忿皆崇德辨惑當為之事乃其目也○語錄問子張樊遲同問答異何也曰子張矜夸不實誠人故告以求之著實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惑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戾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声，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声，下文知並同。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語錄問愛人知人合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曾氏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悖音佩。

子曰：舉直錯錯，倉故反。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語錄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行知為良而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聖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愛人，只此一句自包上下。後來子貢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遲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

仁也。直在專指人而言，諸該比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声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未悅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遥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相去声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選於衆而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則愛人之仁，所謂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非不切，所謂審問者欤。○程

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輔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在者化隱道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反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通言而人愛人是分言之仁之用辛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則爲用蓋仁自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義仁義禮知之心自有仁知仁本相須知用故見於辭義之辭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

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則自辱矣。饒氏

曰忠告者誠此心之誠既說矣不能善其說則以善道之而恐其
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止其說以善道之不然使欲責
然告之道之盡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夫不使欲責
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致
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情切而當可思大率欲伸己意
而開者不許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
爲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爾。○熊
氏曰忠告是以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友。

以[illegible][illegible]言

以[illegible][illegible]言之

忠告

善道

不可則止

○乃責善之道

○有取辱之幾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役

加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輔氏曰爲仁由己而必資於朋友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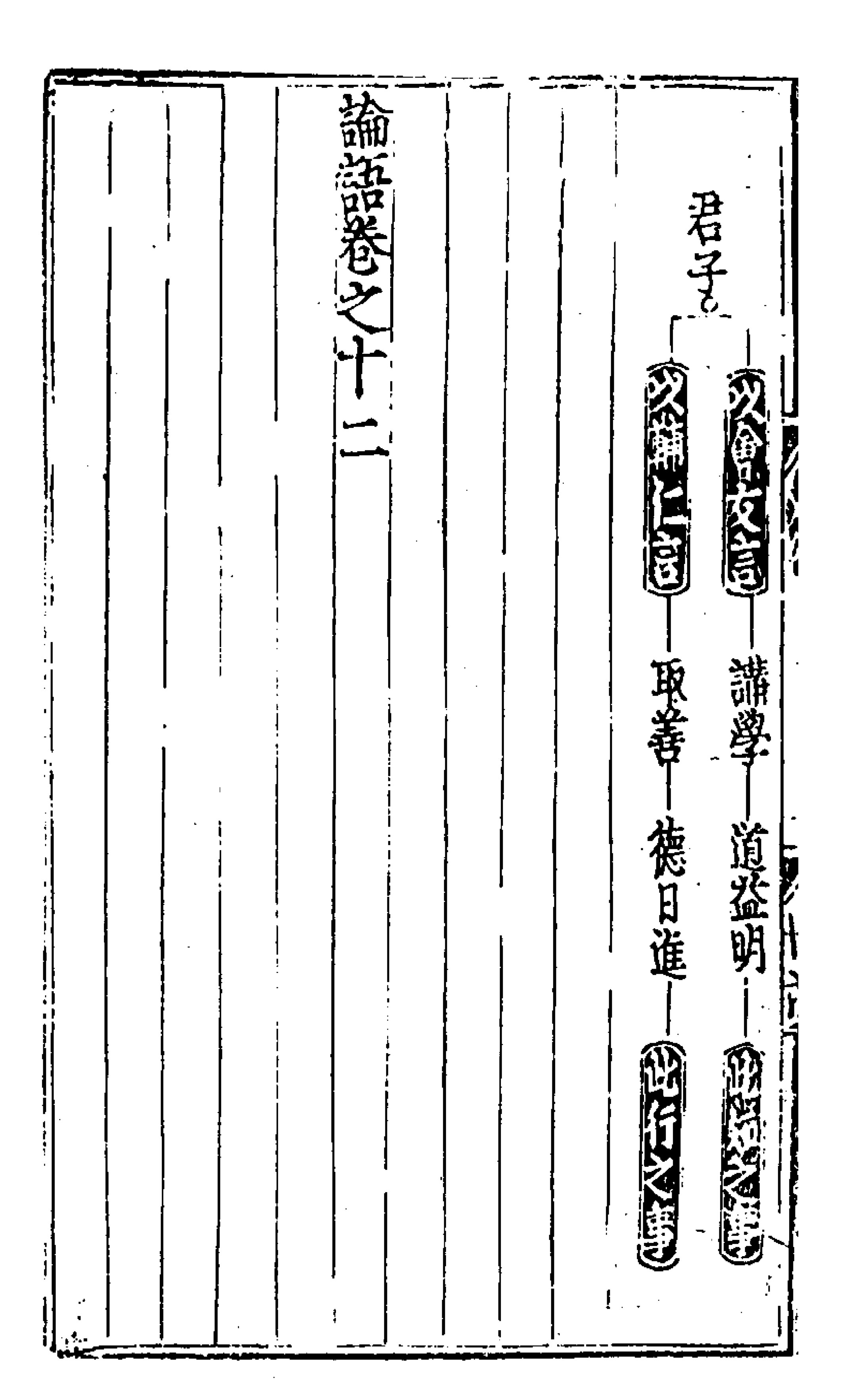
輔助我以爲仁所已。○先師曰人之講學修德皆有資於朋友

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行

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爲吾所行之助如此所謂益友

乎。○通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

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卷之十二

論語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通攷】熊禾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声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語錄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〻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爲先其行勞之爲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戰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張氏曰告以無倦使之數焉乎足以老而已○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復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銳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子路問政

- 以身先之 — 身先之 不令而行
- 以身勞之 — 身勞之 雖勤不怨
- 無倦 — 持久之道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語錄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凡為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出入之成[illegible]

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黄氏[illegible]氏曰先有司一句是總攝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持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當人可以自勉革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宰任位之賢才鮮氏以為宰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宰而進之上於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宰有才德者充之方此方說得宰賢才規摸闊若專說宰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焉於虔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親其親文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礼運程子引以為論君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

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去声）**邦只在公私之問爾**

語錄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喪邦矣○興邦喪邦蓋極言之必自知而後舉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蔡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性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輔氏曰范氏蓋謂發勸講之說所以推擇其理以識則君心者全矣○窮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嘗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木化於庸人興於人為無小過張由季於南焉祀是也苟小過不赦則賢若遊罪不假而此等人以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敬之貴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備卯回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君頗了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然數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以先有司者

己不勞而事畢舉

否則君行臣職

仲弓問政

舉賢才 —— 刑不濫而人心悅 —— 否則下無全人

先有司 —— 得其人而政舉備 —— 否則百職俱發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禰乃礼反蒯聵乃輒之父也蒯聵以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illegible]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

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齊氏曰祖非稱也而稱之父非禰也而禰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足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馬氏曰礼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二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實皆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 則名不正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 語錄問言與事似不相干答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救焚得却教他取火來便是言不順如何事成○輒以父為父以父為誡是名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吳氏曰名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語錄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語錄事不成事上面却無道理了說及禮樂○大凡事須有序和之

以禮樂之以象事若不成則禮樂[illegible]安得興禮樂不興則刑
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頗何○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鍾
哉之謂事之物物得其理而發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
事物之間頗類事於乙樂何由而起不淨失其理而不和故
賞實刑賤无一中節食言刑罰者賞罰濫濫利[illegible]小人刑過
則得罰以君子舉其害之事者言之刑罰所又非不善之人
則民賞知避從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指
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illegible]事情疏者治於此哉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名指名之言失指
可行言謂行事之
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
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逆反說名之必可言照無所
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然前而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句且
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條必无往而不苟且矣○是
氏曰凡非皆有名不可不正亦不特衛輒父子為然○胡氏

曰衛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

而出奔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illegible]
宋公子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
求子豬也指南子盍歸吾艾豭艾豭老北豭壯豕也喻宋朝太
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
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
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
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
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夫扶音蒯
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
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
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
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
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
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語錄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則謝遂之此豈近於人
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
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必從此[illegible]可[illegible]理

人必不肯北面其父之人若輒者亂臣之甚者則夫子預先
与所以知此故方与之謀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留之臣
矣○子路爲人太顯然多未達以下仕衛使不足了孔
悝出○出公之黨以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輒自以爲是而爲
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爲迂也○饒氏曰集註引胡
氏說蓋以其所處義正可爲萬世綱常依主使亂臣賊子而
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爲爲可也
然而有推力當與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爲之則可

爲政

以名不正言不順說

以其於其言無所苟

名不正
言不順
事不成
禮樂不興
刑罰不中
民無所措

以非今日之急務

實乃爲政之通弊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兩言吾不如，雖不顯拒之，已婉拒之矣。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凡民

指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兩軒曰孟子所聞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声。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凡疑則必問矣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亦一不盡

有在也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黃氏曰貧而爲老圃之事亦未爲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者而發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大人小人之事

以樊遲所問觀
請學稼
請學圃
小人之事
吾不如老農
吾不如老圃
惡其志陋

以夫子所言觀
上好禮
上好義
上好信
大人之事
民莫敢不敬
民莫敢不服
民莫敢不用情
各以類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輔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知風俗之盛

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知風俗之長不治之太故
編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誦學不有至於安和
平則不至於詩長於風諭則人易俄政讀詩而有得則齊言
語○能氏日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之詩必記之於知人
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不於矣是之請政則
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達其所惡其政无以遊君命皆餘達詩
之言皆多究出風諭而不直致使皆所則傳怨敝怒而最爭
才委桀則術於弱而夜侮於人才閑直命又誦詩而有將渦
於因若說善其辭命能正得休不學君來非尚餘令故得於
詩人命評之體者不能寺教諸國往有多正使不能夫子
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是謂能專對則
介彼助之如正使自能致對不假有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則
與專對共誦詩時自以量要不假誦詩而
得則自然有此必將以謂用為故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其義程子曰今人不以讀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既讀詩後須是有得以讀
讀書須先明其理而後用之
讀詩而不明其理
也讀書只是明得義理
篇其詩三百之言不可不讀
無特子不知諸章句去之
學之教者皆為溫和平厚之言
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尔

誦詩三百

- 授之以政必達
- 使四方必能專對
- 不能從政專對

指[illegible]能誦以致用

徒專章句而無用

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還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〇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蘇氏曰是歳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魯衛

以前日觀

- 魯乃周公之後
- 衛乃康叔之後

本兄弟之國

[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

以今日觀

魯乃哀公之時
衛乃出公之時
皆衰亂之政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毋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節皆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去声足故也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語錄當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嘗傾壁圮全不理會子荊自合而完而美循一有亨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人慾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荊能如此故聖人稱之○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窘迫世祿之家多侈後其勢然也荊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不奢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公子荊居室

以循序言 — 始有 / 少有 / 富有 — 不以欲速累心

以自足言 — 苟合 / 苟完 / 苟美 — 不以盡美累心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斂去聲

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一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桑是也田里[illegible]之地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illegible]氏曰田里

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泉不
制賦斂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之制雖而不
薄汶則則過取於民非如何可使民知孝之矣
孝明禮教化所從人心攸何民可事之[illegible]
不所兩義以道之則殺生爲政之本
以學其相因皆不可則民生厚
則民生厚富而教民恕手工籍
況富而教之若乎[衍文]政修此二帝
之道也前章言魯衛之善修口治
之實事田耕出梁穀以多稅
則省起井役滿畝則不畝
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稅一歛之制里則有家在田孟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
有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胡氏曰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三事謂師長也或曰生財以富之設教以化之聽訟以治之皆是也

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

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安是爲西京明帝尊師

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經[illegible]東漢禮儀志明帝

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illegible]永平二年三月上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illegible]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

明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illegible]謂李躬[illegible]更皆

[illegible]于大參[illegible]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illegible]各三老選使者

安車迎三老五更[illegible]坐東廂[illegible]而安

稽拔天子迎于門屏交禮報拜之也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

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

老人食多鯁饐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鯁饐五更南面

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

也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

為先聖[illegible]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illegible]召天下[illegible]

師[illegible]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

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illegible]

三千二百員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得貢舉

入[illegible]四方秀艾[illegible]至[illegible]集京師[illegible]遣子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閣[illegible]三八代之盛人所未聞也

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

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生民司牧之寄

- 以兵食言 —— 雞犬相聞達乎四境
- 以富實言 —— 制田里薄稅斂
- 以教化言 —— 立庠校明禮義

（兵食、富實）猶有當加　（教化）此無以加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去声功成也語錄聖人爲政一年之閒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撒壞了方做內家亦必三年方可行成化○張氏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illegible]許謙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程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人成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去声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葉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世記之者若此獨是也所謂用我者皆求爲試而發之也兼國袞已而所之此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效合

之會擯行相礼。於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將兼攝。弗節費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況委国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通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齊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為治必速之效

以夫子言 → 期月可也 — 綱紀布 → 此聖人見用之效

以善人言 → 三年有成 — 治功成；百年可矣 — 勝殘化 → 此善人為邦之效

以王者言 → 必世而仁 — 教化浹 → 此王者受命之效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 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語錄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曰聖人化善人自是不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

此自是亦能使人與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之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辟民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擬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推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侵有示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蓋去之意蓋亦所謂殘致刑措者比善人力是其極功只到得此他並以上吏去不得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此三句說本章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此二句隱然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從卅而曳長之仁謂教化浹[illegible]反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語錄自已之仁而言之遠簡[illegible]理浸灌透積自天下言之辛一仙之人出是[illegible]个道理浸灌透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聖流行融澂[illegible]殺而無一物之不体也辛一出而言固然人之不熱佩[illegible]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煞出求之詩書誰成壞之出是以[illegible]之◦義氏曰此仁字是敬化淡治無一人不貫殺底慈思[illegible]其此仁字不同善仁者以大他滿物爲一作約宰民以上[illegible]氏以義弟民以禮依其化熏慕甚徽聖波周通以至因治[illegible]内熟一人不擁於誇仰人一身之附生意其微因敢自殷[illegible]少旋卑因以乃潤之仁且知亮舜之此固是參民然變而[illegible]何其然適深底

末則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衆以三苗既格然後發東漸西被朔南暨声教無遠不貫於方是堯舜致治之仁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浹子協反）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熏陶之久莫能然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通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之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語錄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疑而復出之曰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理或然也○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声）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illegible]）

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甚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
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
與音預下文當與首同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
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
言此與記檀弓下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同一文勢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
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illegible]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葬帝即苑
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父陵若昭陵則臣
[illegible]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
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有大政亦必與之其謀蓋詢黃髮之意其小事則不必然爾
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之意也其有政之語而識之抑有謂微而顯婉而成章哀公十一年冬公為年八十九
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以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盡至是不復以告矣

公朝國政大夫之所必聞

胡家政事之別
以大夫之公言
私宰家事家臣之所得聞
○此不可以不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詩幾音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声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去声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佣拈及為臣佣易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声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險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喪也而喪邦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與文義皆不可說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與喪則似以幾為近又曰因喪之際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皆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矣○饒氏曰以幾訓微而引易為義固善但四幾字皆訓期猶齊寧孫諸介依兩樣看其幾之幾訓期不幾之幾訓近則意曉然矣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固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輒一重之則斷兩剔量不令分其精自論

一言興邦
以興邦言 — 知爲君之難 — 必敬謹以持之 — 有興之幾
以喪邦言 — 唯其言而莫違 — 讒諂面諛至矣 — 有喪之幾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形甸反）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吳氏曰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曰葉公楚之臣或不待贅言使其聞而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術舉交幾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張師曰近說遠來皆政之弊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決人心之所不行而所行皆不咈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葉公問政
以近者言 — 被其澤則說
以遠者言 — 聞其風則來
以遠近言 — 近說則遠來
其效如此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張氏曰欲速則心朔於成而所爲必苟故反不達見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緒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皆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皆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總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伸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所謂中有遠大規模自然見急不得○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責大皆以切己若告之也○胡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爲法然漢以來爲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以告子張者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戒其過高

問政

以[illegible]子夏言

無欲速無見小利　戒其近小　○皆切己之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　耶俗作　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處上聲　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鄭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illegible]得此意甚乎其推言之此語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盡可体而易見所謂理者皆近於泥而不切然後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以順此而皆可

以為直邪苟順其情而告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學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皆之父子皆弗其情而反隋於曲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已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推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懷以為直也知李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仲一已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饒氏曰父子主因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只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垂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陳氏日父當為子隱而石當盜殺子爭如句曰遇父家之私事事于恩故見父而不見隱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君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子止孝為臣止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同有天巴也父于之說父天理之大者也二若相敝則庭直以俳親非不責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因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棄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彼知有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直

- 以葉公之直言 —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 於理不順
- 以夫子之直言 —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 情理之至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甸反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語錄發於外者謂主於中者拔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遜恭意思尊嚴○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illegible][illegible]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想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illegible][illegible]所以著箇敬至於與人則此心須把人循理不可容些放縱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謹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執事上矣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先師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內外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

［通］吳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illegible]終全成德無二致此○程復心曰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雖醉反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

皆是此理小則灑掃進退可用大則堯舜不過○謝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聽盛於一身遠而治平天下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

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語錄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語看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敬字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去○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仁
- 以居處言 — 外主乎恭
- 以執事言 — 內主乎敬
- 以與人言 — 交主乎忠

所以誠身　所以誠心

以之夷狄言 — 亦者不可棄

固執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行己有恥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使不辱命子貢能

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蓋以行己有恥為本也。○語錄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饒氏曰有恥是士之行，不辱命是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材可見。故為其次。語錄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雖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用，不能窮其到首之良心也。○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不苟且，孝弟須是行之人皆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確苦角反 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量去聲 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illegible]行[illegible] 不復扶又反 可為士矣。○或問硜[illegible]小[illegible]亦可 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illegible]以信果之小節，然與汲汲為[illegible]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馮氏曰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必[illegible]所應爲者。則此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硜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 算亦作筭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語錄亦未見的 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錄

問程子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下了深見行己有恥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他此次只是要向上更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則問得了[illegible]人使去做他截斷○通曰須看本末二字盖士之所以爲上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爲而才足以有爲其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又其次則本末皆低只取而猶不失爲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子貢問士。

以□□言 — 行己有恥使不辱 — □□□□ — 此皆能盡士人之事

以其次言 —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 □□□□

以其次言 — 言必信行必果 — □□□□ — 乃鄙細之爲

以□□言 — 斗筲之器量 — □□□□

○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行道也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聲下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語錄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言五七分蓋說十分不過耳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狂者之志狷者之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語錄謹厚者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隨於一偏中□□□有狂者之意而所爲又措諸事又有狷者之節又不至□□□□□□

人○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狷者裁抑狂者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行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狂者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說狂者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又次謂狷者○饒氏曰狂狷曰是有題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利題亦有好題尚可教以中道若狂進學者只是做事底人誰不然思亦不足與爲許反不若狂狷之可取此死的曰進取進而有爲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謙抑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議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然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聖人設教

- 以不得者言
- 以次得者言

中行之士 — 兼有志節 — 不可必得

狂者進取 — 能有其志

狷有不爲 — 能有其節

猶可裁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語錄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舡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語錄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承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反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別必列反其義未詳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先師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者不待占而後知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占平聲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語錄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通曰易爲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

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也平日不占而已矣○先師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爲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illegible]○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illegible]

君子小人
- 君子以義相尚 — 無乖戾不阿比 — 故和而不同
- 小人以利相合 — 多阿比易乖戾 — 故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字去聲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字去聲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鄭氏曰鄉人皆好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爲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巳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巳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以其人之賢也○眞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自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必矣○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與其評則賢否宜可失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斷之定矣○新安陳氏

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人皆好之皆惡之之間耳林謂從俗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從爲者獻其誠學者致其恭此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豈皆惡之耶

鄉人好惡
- 以未可者言 — 人皆好之人皆惡之 — 或各以類
- 以不如者言 — 善者好之不善者惡 — 方見其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恕故易事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刻故難事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輔氏曰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責重人才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君子小人

君子
- 以難說─非道不說─所以難
- 以易事─使人器之─所以易
- ─天理之存

小人
- 以易說─非道亦說─所以易
- 以難事─使人求備─所以難
- ─人欲之蔽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君子小人

君子循理─常安舒／不矜肆─泰而不驕

小人逞欲─反是─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語錄剛是體質堅強不[illegible]不屈毅卻有奮發作興氣象○黃氏曰剛強毅執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文飾之資故於仁為近於此論其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稟方[illegible]自然合於中和而不背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宜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兩者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然哉其全體可比○[illegible]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illegible]師曰反觀之則柔所[illegible]下之遠於仁可知矣○通曰四者大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

近仁

- 以質言
  - 剛毅
  - 木訥
  - 質之近乎仁
- 以學言
  - 力行
  - 學之近乎仁

程子說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兄弟切偲則易[illegible]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失於善柔故又別必列反而言之或問切切者教告懇切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自恩愛之誠而無功計之害○語録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進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句惣言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善○勿軒熊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爲之孔謂之士者誠可寔止士之爲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家文辭之士耶則由與雖優爲之矣而一子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至夫子所以於之者不過於行巳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大夫愛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以兄之所告語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賢記謂由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尚此名耶謂之可

貴未見其甚可貴也

爲士

以朋友言 — 切切 偲偲 — 無[illegible]善柔之道

以兄弟言 — 怡怡 — 免賊恩之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新改 金氏曰。教使其心上思君者。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使其身習於甲胄。手足習於行陣。[illegible]

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爲邦之善人。天資粹美之人也。教民不但[illegible]教之以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務農講武。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新改 曰。善人有忠厚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在益焉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疑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者成之節也如秤其月三年百年一世人國五作小國七年之弱足皆以其勞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億度也亦可以云者古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收事不足君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達之七年亦可化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戰也○議氏曰欲論封作為只前循論底使民其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此化行一山而教化次合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我比之二年而有男為力若有問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出而仁若遠其此民善人作為久近之效○語曰教民今非為即我而設教之之深亦可以即戒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或問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朔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孰農使罷亦如之若秋成藏皆入教家立春而究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焉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發明曰此章與上章末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教戰

以教而後戰言

以不教而戰言

知親其上

知死其長

必有敗亡

可以即戎

是謂棄之

論語卷之十三